

李紫庵著

青青河畔草

朱光潛題

江城出版社發行

送鄉曲

(獨幕劇)

哀感纏綿
載歌載舞

流淚的人們都回來了！

回來了，

又都做些什麼呢？

北京屋簷下

(三幕劇)

看過上海屋簷下，重

慶屋簷下的人們，應

該看看北京屋簷下，

北京的屋簷，

是糊塗的，

憂鬱的，

金漆漸漸的剝落了……

青青河畔草

版權
所有

著者 李紫尼

發行者 江城出版社

北平南千章胡同

總經售 安邦商行

北平東四南大街

(五, 二二〇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 1000

小序

今夜窗外悄悄的雨雪，寂寞的困惑正苦纏着我……

回到北方整整一年了，寫完「三月江城」，（那篇最潦草也最貧乏的東西）我想安下心靜靜的讀點書。我想讀些歷史，多寫些理論的東西，我想我個幽靜的地方，在晚上讀書，週圍沒有一點聲音。如果有聲音，照我的心願，該是鏗鏘地琴，或一縷憂怨的歌。那琴音是清澀的，那歌聲是飄渺的。那我會對着燈，對着筆，對着書本上的故事……使我苦思，使我懺悔；讓我追懷八年感患的日子，也讓我瞻望未來事業的艱巨，我會默默地努力下去，也堅毅地工作下去。

但是去年今日我回來了，今年今日，我又——將做歸計。我想再回到那廣大的樸實的鄉野上，活在那被抗戰積累而起的血淚經驗裏，穿草鞋，點菜油燈，天天接觸的都是從苦難中滲溢出來的人類底溫情，（沒有今天人心的腐化與猖狂）甘肅門口就是稻田水草，稀疏的林子……我散步在那兒，也生活在那兒，我永遠有一個希求，也永遠有一個願望的……

今夜此刻我無法追尋去年來時的心情。

這一年令我歡喜的是認識了許多年輕的朋友，令我惋惜的是我同這許多朋友，一直到今天，尚無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脫。一年來用盡智慧，響在我們耳邊的，永遠是一付一談談打打談談一的調子，到最後是曲終人散了。回想一年來，這調子不是悠長的，深沉的，衰老的，這調子彈出了中華民族的憂傷，也彈破青年人的肺腑。我們的胸懷是悲憤莫吐，抑鬱莫伸；有抱負無所皈依；有胆量無所憑藉；有所請求，環境不允許；有所做爲，環境亦不允許。於是終日憂心惶惶，重一點的就自殺，神經質，殘酷的摧殘自己；輕一點的就麻痺消沉，渾渾噩噩；剩下的大多數，却又抱定在成都泡茶館時的心願，希冀眼前的「抗戰」，再有一次「最後勝利」，我們就坐在這兒呆呆的「等」了！

「等」什麼？誰又能揭破這悲劇的內幕？官僚政治的低調無能，建設破壞的神工鬼斧，都讓這一代的年青人看了個清清楚楚，我們就拿起遮羞的手帕捂住臉，也掩不住內心的悲愧啊！今天我們歌長風，懷勇士，八年戰爭的經驗跟教訓，大家不要忘得乾乾淨淨。過去的紛擾，就讓它過去吧！誰好誰歹，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着再婆婆媽媽的爭論了。今天凡是

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們，也真應該爲國家做點事情了，我們要痛下決心，切實反省一下，把我們的俠情，把我們的熱腸，都拿出來，大家熱情發揮人類至高無上的「愛」。有所「愛」，纔能有所「悔」，有所「悔」，纔能激于正義，爲國家民族造「福」，而不爲國家民族造「禍」，今天實在到了我們大澈大悟的時候了！「青青河畔草」，希望它能發出一點聲音，雖然對于一「愛」，還沒有指出方向，這就需要青年朋友們導引我邁向真理的邊緣。

我要答謝一年來，有許多未曾相識的伙伴，在字裏行間我們却早已有了深厚的交誼。也希望時時刻刻鼓勵我，指導我。還有，我沒有方法投遞的信，這些朋友就更讓我感激。我不會忘記你們的話：「寄一堆純真的感情給你，我是不問收獲的。」雖然大家都沒有見面，也正像一位朋友所說：「使這顆急躁的心暫時的，也可說是永久的壓制着不讓它發作……」又一位朋友說：「也許我們會相逢，但相逢而不相識，又是多麼的有趣啊。」這些盛情，也將永誌不忘，也但願像你們所說再「分給我一些高貴的友情。」

冬天了！願冰雪未溶消，國是已呈融和之象。這幾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在我寫的時候，我總聽見遠遠的有人在撫琴，這是座軍營，那兒來的琴呢？我問門口值崗的那個哨兵：「琴音從何而來？」他告訴我隔壁牆內的院落發出來的，我感激這位琴師的手，彈出我過往的憶戀，寂寞的相思，做了我北國冬夜中唯一的知己。這時候我想起一支歌，三年前我們唱在陝南水鄉某小城一座教堂裏，一位披着斗蓬飽經風霜的中年人，冒着大雪，從北方來，那天晚上他教給我們唱。歌子是：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眼前；

不要爲枯枝失望，春花就要開放。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回到人間；

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

看看眼前的時代，瞻望未來的中國，我們唱着，唱着，一直唱下去，無休止的唱下去……

第一章：那青青的河畔

第二章：八月·河水呜咽的抚摸

第三章：生命的光彩

第四章：簾莎爬向了窗前

第五章：英雄的血痕

第六章：晓磷·河畔有人低徊

青青河畔草

李紫尼著

第一章 那青青的河畔

如果你愛中國，就請先愛中國北方樸實的鄉野。

這個村莊是靜靜的，在老郵差葉治平的眼睛裏，柳林莊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六十年來他沒有離開那地方一步，他從十八歲那年在村裏郵局當信差直到今天，他的頭髮白了，村前的一排小樹，都變成蒼鬱的叢林了，他走的那條路，從前是荒僻的田野，現在却是竹林茅舍，綠的苗圃，青翠的菜園子，連村的西北角，也蓋起一座小小的教堂了。每當夕陽西下，他下班歸來，西山的殘霞，映着他的白髮，在他臉上常常閃耀着紅光，他喜愛這顏色，他說這顏色證明他還沒有老。他慢慢的走着，這時候炊烟漸漸升上來，教堂裏晚禱的鐘聲，清幽的發出，他虔誠善良的默念着自己勞苦的一生，如果他要是個年老的基督徒，將更要皈依宗教的方量了。

六十年來他一身遙遙繫着柳林莊百姓的安危禍福，從他手裏遞出的信件，不知有多少封，誰也沒有統計過，那些信，都是報告着年境的好壞，收成的多寡，兒女在外的安寧，誰家的買賣在省城裏又開了張的種種情形。他的腳踏遍全村的茅舍，他的手也叩過每一家的門環，他希望經他手送到的信，都是幸福的信，雖然他不知道什麼是幸福，只要那封信能惹起信人歡喜就行了，因此當他把信送給人家的時候，總是笑嘻嘻的遞過去，當他笑的時候，他臉上的皺紋，便開出花朵來。

這天他格外的興奮快樂，原因是握在他手裏的僅僅就剩下一封信了，許多幸福的信都已經送完，最後這封信，不送給別人，却是要送給他自己的，那是他大兒子葉枋明從遙遠的京城，一個軍官學校裏寄來的，他捨不得打開看，有點焦急的趕快往家裏走，到了家，葉老太太他的妻子，正在縫一件衣裳，他笑着向她說：「枋明來信了，讓我拆開念給你聽。」

說完，便坐在葉老太太身旁，把信打開，邊看臉上的笑紋邊比前加多，最後他高興的說：「你看，枋明升成排長了，開候你，他一切都好。」沉思了一會，他又繼續說：「等明兒個做了大官，當了團長回來，那才好哩，枋明高中沒畢業便考上

軍校，舫白這孩子也聰明，我要好好供給他上大學。」說到這兒，他嚙下一個憧憬的微笑，又看了看院子裏，便問葉老太太道：「舫白這孩子，怎麼這時候老不在家？」

「他天天這時候都到河邊去散步，好像跟誰約定好了似的，我問他去我誰？他說有一個人等在。」

「我去瞧瞧他去，這孩子在城裏念書念慣了，在鄉下都住不了啦，我讓他回來給他大哥寫回信。」他走出來，到東門外的河邊上去找舫白。

舫白是老郵差的二兒子，沉默却又多情，你說他有點脆弱，但他的脆弱，隨着年齡已漸漸的衰退，這是個可喜的現象。他現年十九歲，高中畢業，在他少年情懷所虛構成的那個理想的世界，雖然不像兒時那麼美麗，但還使他留戀，使他嚮往，也許有一天這個現實的夢被打破，他會從象牙之塔裏面爬出來，那時候，一股超人的智慧，使他會更堅韌地活下去。

老郵差急急的走在街上，利用他送快信時的步法，他出了東塞門，暮色已經蒼茫，東門外是條河，遠古時代這條河會經湧澎湃地淹沒過這村莊。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相傳有一隻杜鵑到這河畔來啼叫，牠每天從早叫到晚，一直叫得流出血來，河水才漸漸的退下去了，人們在乾涸了的河床上，開始築起籬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那隻杜鵑也就不見了，後人爲了紀念這杜鵑的啼叫，便把這河稱爲紅鵑河。

紅鵑河的流水，從那兒以後，永遠是流得那麼悠靜，那麼聖潔，緩緩的爲柳林莊帶來寧馨的幸福。

老郵差來到河畔遠遠望過去，只見有一個人站在那兒凝神遙望。他斷定那是舫白，便急急的叫了聲，但是顯而易見舫白並沒有聽見，連頭也沒有回，老郵差又往前走了不遠，直到離舫白一丈多遠的時候，舫白還沒有發覺，老郵差又大聲叫了一下，他纔如夢初醒，回頭一看是父親，他的臉紅了，老郵差溫和的走在他的身旁，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問他：「你在做什麼？」

「沒做什麼，我在散散步。」舫白有點局促不安。

「你好像在想什麼？孩子，有什麼心事告訴我。」

老郵差的話，像春天的風，撲溢在舫白的臉上，他有點感激的難過。雖然父親同他的思想幾乎隔離了一個世紀，但是他瞭解父親純良慈愛的心是多麼愛他自己，多麼希望能同他自己接近，雖然父親的學識，不如他，但分明是在兩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他知道父親供給給他念書，並準備讓他上大學，便是想超越他自己那個時代，讓他做個頂天立地的人。這時候舫白

抬起頭來看老年老父親的臉上，一片繃紋，露着渴望的神氣對着他，他不禁悲愧交集，一時無話可說。

「你大哥來信了，他升了排長。」老郵差把手上的信遞給他。

「也許戰爭就要開始了！」舫白看完信，深沉的說出了這一句。

「就要打仗嗎？孩子，我不相信，你告訴我。」

「不會馬上打起來的，爸爸，咱們回家吧。」

「舫白，這幾年你在外面上學，我們總沒有談過，這次你放暑假回來，又很少說話，輕易也不笑一笑，我年紀也大了，你有什麼事，希望不要瞞着我。」

「我沒有什麼事，爸爸。」

「自從你上了高中，我跟你母親都不大瞭解你。」

「我還是跟從前一樣並沒有什麼，爸爸，不過年紀長了兩歲。」

「你每天都到河邊上來散步做什麼？」

「這兒的空氣好。」

「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爸爸……」他抬起頭，一種激動的情感，使他的語調，有些戰慄，他顫抖着說：「我沒有別的事情，您放心吧。不過從我回來以後，我發現河的西岸上，老有一個人，在唱歌，爸爸，我是喜歡唱的，那個人唱的太好了，他唱的聲音，常常是我想說的話，想發洩的情感，我不能不凝神去聽，他常常是在這個時候唱，所以我也常常在這個時候來散步。」

「那唱歌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聽他的聲音，只知道他：他是個女孩。」

「是個女孩？」

「是的，她就站在西岸的草叢裏憂怨的唱着，有時聲音很飄忽，有時又悲憤的鼓蕩出來，如果有一陣風吹過，她的歌聲，就像對我打招呼似的，這紅鵝河的流水，也像爲她奏着節拍一樣。」

老郵差半懂不懂的聽着，也時而點點頭。

「爸爸，那女孩爲什麼老在這時候唱呢？她究竟是誰？我看不清，她好像有兩條長長的辮子，我常常想過河去偷偷的看她，可是，第一沒有船，第二我又怕驚動她的歌聲，我沒有那股勇氣。」

「河西的人家，我也認識一大半，沒聽說誰家的女孩會唱，她究竟是誰呢？……」老郵差低下頭默默的想了下，突然興奮地說：「想起來了，一次我到教堂去送信，聽見裏面有位姑娘在唱歌，唱得很好聽，那一定是她了。」

「也許是吧！爸爸，最近有送往教堂的信嗎？」

「沒有，明天我仔細打聽一下，咱們現在回去吧！」

父子兩人緩緩離開河畔，晚風低拂，天空已經有微微的星光，農人們都背着鋤頭回去了，有的坐着老牛車，沿着黃土道輾輾的趕回去，牧童也驅着一大羣羊往回走了，他們都戴着一頂大草帽，北方的鄉村，如果是夏天的傍晚，就格外有一種戀人的情調。

葉舫白走在父親的旁邊，手裏拿着大哥的信，他的頭髮有一縷垂下來披散在額角旁，他把左手插在西服褲子的口袋裏，脚步放得很輕，看那意思，他內心是不願意離開這河邊的。他有時走在父親的身後，望着他的背影，心又不住痴痴的想起來。突然這時候，河西岸邊的草叢裏，隱隱約約的又有一股歌聲發出來了，他停住腳，仔細聽了下，歌聲又在晚風裏消逝，但當他剛剛舉步要走，那聲音却又憂怨的蕩了出來，他的心劇烈的跳着，忙拉住老郵差說：「爸爸，你聽，她又在唱了！」

老郵差把身子轉過來，兩個人往河的對岸上眺望，但見暮色蒼茫裏，只是一片茸茸的芳草，那感人的歌聲就陣陣的從草地上飄出來。舫白也許私下怨恨，紅鵲河的河身太遼闊，二里多長的距離，使他無法分辨出對岸河邊的草地上有沒有人。

正在這時候，一陣歌聲變得響亮，從疏疏的星光下，對岸草叢深處輕輕閃出一個少女的影子，只能看出在她的胸前垂着兩條烏黑的長長的辮子，隱隱約約，舫白驚喜的叫道：「爸爸，快看，她出來了！」

老郵差用一雙昏花的眼睛，費力的向對岸看了半天，只望見一團模糊的黑影，一閃便不見了。但是舫白却還直勾勾的用兩個眼睛出神的凝視着一動也不動，他感嘆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傻孩子，什麼也沒有，天黑了，趕快回家吧。」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窈的身裁，愛穿件素白的衣服，這是誰家的孩子呢？她爲什麼唱出來的歌，會使一個年青人爲她傾心，爲她醉倒，爲她獻出一切，爲她把內心的真情，都掏誠掏出，讓他默默地感到祇有在生命中發掘歌唱，纔能獲得真理的解答呢？莫非她就是遠古時代那隻杜鵑的化身嗎？爲什麼她又愛穿淡素的衣服，這真是像傳奇一般的故事了！

紡白神秘的幻想，使他把手下的燈花，當成光明的火炬，他自己就是那火炬中理想王國的主人。在他豐富的想像，構滿整個腦子的時候，這小小的村落已是夜靜更深，萬竄俱寂的景象了！家家戶戶都已入夢，只是紅鷓鴣的水在淙淙的流，這時候遠遠村中的一角也許還有一個人，陪伴着他沒有睡眠，那正是一位少婦在哀怨，萬金鵬的妻子吳嫻小姐。吳嫻是個智慧過人的女子，自幼家學淵源，習醫學內科，並專攻助產，她是有名的女大夫，從嫁了萬金鵬以後，就把工作停止，在家中當了主婦，當然她的婚姻是家長做主的，完婚以後，她發現丈夫是個太理智的冷酷青年，雖然他是個愛國者，他却不能顧到家庭間天倫的摯愛，在她嬌好的青春裏，也就染上一種不可告人的憂鬱；她得不到丈夫的溫情與體貼，同時她又跳不出去這舊禮教的圈子，就這樣，在她結婚一年以後，由於壓抑在內心的鬱悶，同家庭的寂寞，使她的胎位做了病，這尤其是她內心最大的隱痛；她自己是產科大夫，但對於自己的病，她却感到茫然，同時在日常生活裏，在親友當中，她還要裝作一付同丈夫十分和藹，同家庭十分美滿的面孔，讓別人羨慕她的幸福，贊美她的智慧，這道不出的折磨同痛苦，使她的病就一天天的加深了。

這天晚上，萬金鵬回來，臉上的顏色莊嚴肅穆，吳嫻爲他斟杯茶，他沉着的說：「吳嫻，我快要走了，因爲國家就要打仗，我不能在家裏面等着挨打。」

「你到什麼地方去？」這消息更困惑了吳嫻的心。

「我準備戰爭一起，就投入第五機械兵團，當一名坦克砲手。」

「那你就不要顧這個家了嗎？」

「家，有你在，還怕什麼？女人結了婚，就得一輩子守在家裏。」

「我們的孩子還沒有生下來！」

「總有一天會生下來。」

再問，葛金鵬沒有話說，就一頭倒在床上睡了，剩下吳嫻，扯起一條長長的哀怨，一個人望空啼泣！

戰爭的夢，終於漸漸的成爲現實了，正是北方酷熱的季節，中國這個民族受外侮的欺凌，已經忍無可忍，而臨着空前的災難，同時也開始了歷史上最光榮的時代。

北方的原野上燃起了民族自衛的戰火。

柳林莊還是靜靜的，沒有戰爭的氣息，人們雖然傳誦着報紙上的消息，意味着戰爭開始後的情景，不過人們從田野上走過，碧綠的麥浪，悅耳的蟬聲，農人們荷鋤擗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看那樣子，悠閒沉着的，誰也不會把戰爭掛在心上。

可是却興奮了葛金鵬，他在城裏機械兵團第一個報了名；也愁壞了葉老太太，他惦念着她的大兒子；吳嫻雖然痛苦，却還有理智；老鄧差以六十年的大人生經驗，看這民族戰爭的風暴，從天而降，他隨時在準備應付未來；只有年青的葉舫白，逢此空前未有的大時代，民族自衛戰爭的巨流，激蕩着他脆弱的心胸，他真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大時代終於來了，懼的是以自己這樣稚弱的學識與身體，又將怎樣抗拒這時代的洪流，做番轟轟烈烈的事情。他站在這時代的尖端，禁不住躊躇徬徨，又禁不住的足之舞之，手之蹈之！

我們承認這次戰爭，使多少中國赤誠的青年，在血與火的熔爐裏百鍊成鋼，我們看這些年輕的赤子正像初生的雛鳥，漸漸的由於母親的哺育，長出美麗的豐滿的羽毛。葉舫白，他的青春正旺，他的熱情如火，當「戰爭」這兩個字縈繞在他心懷的時候，他還每天徘徊在紅鵝河畔，祝盼那歌聲從對面的草叢中飄了出來，但是不像過去，每天黃昏都能使他如願以償，那少女不常出現了，有時他徘徊至深夜，傷心的走回來，在他極度懊喪當中，他突然覺得他自己這種行爲出乎反常，會喪失他的意志，消滅他的雄心的，雖然這個念頭，在一想到那纏綿哀婉的歌聲時，便又漸漸的消逝了！

七月末，戰火迅速的燒遍了紅鵝河的上游，柳林莊微微有些震顛了。人們在田中工作或在樹蔭下乘涼，偶而會發現有一架飛機從藍色的天空上滑過去，不知是國機還是敵機，那聲音沖破了大地的寂靜，使人們更觸到了戰爭的威脅。

葉老太太望空膜拜，她祈禱着說：「皇天菩薩，小日本千萬不要打到這兒來呀，我家的大兒子還在當兵呢。」

葉舫白憂心惶惶，一天晚上，老鄧差帶回一封信來，是舫白來的，上面寫着：

雙親大人：我們已開赴前線了，請二老放心，我會爲國珍重；戰事一定甚艱苦而嚴酷的，希望把家庭生活做一

整個的計劃，紡白要好好安心讀書。（紡明）

「哥哥上前線去了，戰事一定越來越緊急。」紡白望望母親的臉。

「他是排長，既然當了官，焉有不打仗的道理。」老郭差像是默默在自語。

「老天爺，保佑他平安吧，紡白，你出去請股高香，爲你哥哥禱告禱告吧。」葉老太太含着滿眼的熱淚，老郭差接着說：「讓我計劃家境，誰知道這仗又打到什麼時候爲止呢？」紡白默默的出去了，他買了一股香，不知不覺又出了東門，來到紅鵲河畔，只見夕陽閃耀着河水，車色青青，雖然還是那麼悠悠靜遼闊，却總覺得已經不是從前的太平景象，好久不再聽見那少女的歌聲了，他太息良久，河裏沒有一隻船，天色漸漸暗下來；他覺得日子應該有了變化，眼前他自己的遭遇，像是有些麻痺了。他在回走，進了寨門，再步進一條小巷，猛然聽見一聲戰馬的長嘶，在一家門口面前，慌慌忙忙的跑出個老婦人，邊走邊說：「這可怎麼好？葛隊長脾氣就這麼暴。」紡白一聽是葛金鵬的事，忙迎上前去問道：「老太太，什麼事，葛隊長怎麼了？」

「葛太太正在生產，偏偏這時候葛隊長奉了命令往前線開，葛太太請他等孩子下來再走，葛隊長不但沒答應，反而說了葛太太一頓，現在正收拾東西呢。」老太太喃喃的走了。

紡白發了陣呆，漸漸接近葛金鵬的門口，只聽裏面在爭吵着，夾雜着女人的隱泣聲，突然聽見葛金鵬大聲喊道：「算了吧，不要再說了，戰爭一開始，整個國家都在生死之間，我還管的了什麼家，讓我走！」他像是掙脫開衆人的糾纏，一頭衝出，紡白見他穿一身戎裝，腰間斜掛着手槍，高筒皮鞋，一翻身躍上了戰馬，在他將要提馬韁的時候，從裏面追出個小女孩，拉住他的袖子苦苦的哀求道：「姐夫，姐夫，再等一會兒，孩子就要生下來了，你就這樣忍心的走嗎？」葛金鵬裝做沒聽見，一揮手，把那個小女孩推開，他一抬頭却望見了紡白，不由大聲喊道：「光榮的時代開始了，小葉，你這兒女情長的留在家裏嗎？怯懦的傢伙！」他說完揚起鞭子，戰馬一聲長嘯，一陣得得的馬蹄聲，這少壯的軍人出征了。

紡白忙追了兩步，金鵬已出了東門，他回過頭來，門口那個小女孩，正倚在一顆大樹上嗚咽的哭起來，他站在東門上遙望一下，葛金鵬那匹戰馬正飛也似的沿着紅岸河奔馳，在他的身後，掀起一縷黃塵，他悵悵的回到家裏；晚飯後葉老太太

恭恭敬敬的燒上香，默默祈禱舫明在外平安；老郵差也喃喃的說：「讓舫明打勝仗回來吧，等郵局的養老金發下來，我們再置兩畝地，種點菜園子，讓舫明娶了媳婦，就讓他在鄉裏當自衛隊長，等舫白大學畢了業，我個好事，那時我贊成他的婚事，也該隨着潮流，自由戀愛了。」

老郵差夢幻的說着，舫白站在旁邊痛楚的在想，也許這個時代太殘酷，爲了求得民族的永生，戰爭不知摧毀了多少人的夢想。就在老郵差喃喃禱告的第二天，這靜靜的柳林莊突然被炸了，三架敵機在紅鵠河的上空擲下了幾顆炸彈，炸死三個農民，一條正在耕地的老牛，炸壞一大片房子；這驚人的襲擊，震動了村中樸實的百姓，他們的心在跳着，他們的神經在顫抖，在一陣恐怖威脅之下，村中組織了防護團，寨牆上也成立了防空監視哨，並且同縣政府搭上了直通電話，預襲警報的時候，寨牆上便掛起一個紅球，這靜靜的鄉村，開始染上戰爭的色彩了。不知什麼時候，紅鵠河的上游下來許多隻船，船上滿滿的是難民，村子裏面也開始有了難民，戰事一天天的緊了，也一天天的逼近了柳林莊，有錢的人家都計劃着逃難；初期的抗戰是很艱苦的，但展望前途，苦難的中國就要在這次戰爭中蛻變新生，多少人毀家紓難，多少勇士戰死沙場，既然是拚死的鬥爭，全民族的男女老幼都開始整個的動員了。柳林莊在北戰場上，是應該忍痛割棄的，爲了它在戰略上有着衝要的地位，敵人乃不惜施以無情的轟炸，紅鵠河水遂染上了鮮血，全村的百姓都顫抖在敵機的鐵翼下，朝不保夕的活着。老郵差一天天的消瘦了，他在擔心全家的安全，也焦慮戰火的擴大。八月十日這天信件特別多，足足送了一天，傍晚時候，西寨牆上掛起一個紅燈，夜襲警報了，滿村的男女老幼紛紛往野外跑，遠遠傳來隱隱約約的砲聲，人們說敵人離柳林莊不到一百多里地了，大家人心惶惶，村裏捉着一個漢奸，半小時後，西寨牆上又掛起第二盞紅燈，緊急警報了，全村鑼聲慘厲的敲起來。老郵差手上還握着五六封快信和掛號信，這些信的地址都不大遠，他認爲快信不能耽擱，雖然緊急警報響着，便仍就冒着險挨家挨戶的將信送到，這時慘厲的鑼聲停止，寨牆上的紅燈也完全落下來，遠遠已經有敵機的聲音；老郵差一看手上就剩下最後的一封信了，這封信就是寄給他自己的，是由東戰場郵來，他該想該是大孩子舫明寄給他的信了，可是却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的筆跡，這是誰來的呢？上面寫得清清楚楚是寄給柳林莊郵局葉治平收的，這還能錯嗎？他這樣猜疑着，剛要拆開來看，只聽沉重的轟炸機聲，漸漸由遠而近，隆隆的震撼着人們的心臟，遠遠有站崗的防護團持槍大聲喊叫：「臥倒，不要動！」老郵差慌忙的把信揣在懷裏，藏在牆角下了，九架重轟炸機從頭頂上壓下來像排山倒海般的幾乎震破了人們的耳膜，這九架

重轟炸機像搜索敵人似的開始散開，整個的柳林莊窒息在恐怖的氣氛裏，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隨時有死亡的可能；在老郭差倒在牆角的時候，葉老太太正躲在房後的柴草垛裏混身發抖；龜壁膝跪倒，雙手合掌，口內喃喃的念着：「皇天菩薩在上，保佑這塊地方平安吧，保佑舫白平安，讓他藏好，讓他不要害怕……慈心的菩薩……。」

她含着淚，眼睛發出哀憐的光芒，就在地虔誠禱告的時候，葉舫白，這純誠的赤子，在他第一次聽到夜襲警報慘厲的鑼聲，他的心神已籠上一層憂情的恐怖；他要伴同母親一塊出去，但是葉老太太年邁，走不動，堅持讓他一個人自己去跑，他不肯，直到緊急警報響了，葉老太太着急的說：「孩子，聽我話，趕快到河邊防空壕裏躲躲吧，我已經老了，死了也不要緊，可是你正年輕，你不能——」她急得說不出話來。舫白忍痛離開母親，出了東門，來到紅鵝河畔，星月交輝下的河水正急急的流，一場大雨過後，河水漲了許多。他站在河畔草地上，茫然不知所措，遠處的鑼聲像鬼叫，牽牆上的紅燈，是那麼地耀眼啊，莫非這就是戰爭嗎？戰爭的殘酷，也許就從這時候開始，他望望紅鵝河，河水對他感到親切，他再望望對岸的青青草地，青青地對他更感到愛戀，這一個多月以來就像夢啊，戰爭開始得這樣快，他想起船明哥已經開赴戰場，萬金鵬就那樣悲壯的走了，他又想起剛才母親關切自己的痛苦心情，而他自己一個高中剛畢業，一個感情脆弱的孩子，遭逢這樣空前的戰爭，他不知是讀書，還是報國好，他苦悶，他徬徨，他覺得心亂如麻，在綜錯複雜的心情下，他又好像是有股希望沒有想到似地，那希望是什麼呢？他一時想不起來，他把頭抬起來觸到兩岸，不由驚喜的悟到，那希望不是別的，就是西岸的草地，草地上飄溢着的那纏綿哀婉的歌聲，許多天沒有聽見那聲音了，也許多天沒有看見那美麗純潔的靈魂了，如果這時候，就在這月明星稀的夏夜，整個大地受着苦難的時候，也就在隨時隨地有死亡恐怖的威脅下，一個純情的孩子偷偷摸向河邊草地的時候，如果她……在舫白剛剛想到這兒，他一抬頭，不知什麼時候，牽牆上的紅燈早就落下了，他知道敵機就要來到，他想起防護團規定發警報時的兩句歌：「一紅空襲二紅緊，雙紅落地就來臨。」果然敵機已經飛臨上空，他匍伏在草地上，九架敵機黑壓壓的從遠處飛過來，那令人窒息的螺旋聲，使他忘記了一切痛苦，忘記了一切哀愁，他閉上眼睛隨時隨地準備接受死亡，接受那天崩地裂的轟然巨響，生命也在一分一秒的挨着時間，這樣麻痺了一會，九架敵機從頭上滑過去了。他出了口氣把頭抬起來，只覺月暗星昏，大地凄然失色，遠遠的村莊有一兩聲犬吠，他剛剛要站起來，另外的九架敵機又飛過來了，他再把身子放平，再一分一秒的忍受死的掙扎，就在敵機一來一往上下盤旋的時候，突然舫白靈機一動他瞥見西岸草

地上又隱隱約約傳出那低婉的歌聲了，他不顧敵機在頭上的危險，馬上一躍而起，走向岸邊的草叢深處，仔細聽一聽那歌聲果真從對岸飄來了。那聲音有時高，有時低，有時遠；有時近；有時像少女的泣訴，憂怨的濕潤了青草；有時在暗啞的悲聲裡，又突然憑空的高昂了起來，閃耀着星光月光，幾乎衝破了敵機的螺旋聲響，航白頓時鼓起了勇氣，剎那間混身充滿了生命的活力，腦子裏也頓時灌注了真摯的情液。最初他還以為是在一個飄渺的夢裏，最後他纔瞭解這是「真萬確的事實；那少女也一定在對岸的草叢中躲藏報，看到敵機這樣猖狂，情不自禁的唱起來了。他歡喜的把兩個眼睛睜大，凝神的在對面草叢中搜索，好半天，只見一顆流星滑下來，轟炸機在不遠的地方盤旋。他一眼望去，對面草叢裏影影綽綽的真有一位穿白衣的少女在婆姿起舞，在低徊吟唱，她的胸前有兩條長長的髮辮低垂，他不禁大喜，剛才的恐怖半點也沒有了。他奮不顧身的往前跑，他想到她，這多少天來他沒見到她了，今天這機會不該再讓它錯過，他要跑到她身邊問個究竟，即使真的炸彈落下來，如果伴着她在轟炸中雙雙死去，也是值得的。他想到這兒便涉過一段淺水低窪地帶，一躍身躍到河裏面去了，河水在夏夜裏涼沁沁的，航白的游泳本來不太好，恰赶上河水高漲，流勢洶湧，航白以一股滔天的勇氣，游了一半，已覺不支，但是他還是用出最大的力量來搗水，有時把頭露出水面發覺已游過了一半；對岸草叢中那少女看得更逼真，歌聲也聽得更響亮，不覺勇氣大增，仍鼓足力量前進。就在這時候九架敵機飛到頭頂了，他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看看只剩下兩三丈遠的樣子，他想要張開口喊那歌唱的少女一聲，可是只覺敵機越降越低，聲音也越來越大，空中突然發出一種「刺——刺——」的衝破空氣的聲響，令人毛骨悚然。就在航白離對岸草叢不足三丈遠的樣子，就在他渴盼了兩個多月要會見那歌唱的神秘少女的時候，就在他用盡平生之力，筋疲力竭的將將渡到彼岸的時候，歌聲變得悲憤的從夜空中飄出，一長串的無情的炸彈從空中落下來了，一陣讓人窒息的壓力，兩顆炸彈落在水中，兩顆炸彈落在岸上，航白但覺眼睛一花，河水陡然漲起兩三丈高的石柱，浪花四濺，一陣雷鳴的衝激聲，航白被水勢打了幾個筋斗，順水飄下去了，炸彈在他身旁四丈開外的地方爆炸，岸上是一片硝煙與青草被燃燒的氣息，再也沒有少女的歌聲，也再也沒有少女的影子，一切都歸于沉寂了。從那時候起，敵機更番轟炸，直盤旋到夜間十二點鐘方才停止，村裏起了大火，遠遠地方響起了沉重的砲聲，這柳林莊原是京城外圍的據點，是敵人必爭之地，警報解除一小時後，砲聲愈來愈密，人心惶惶，航白飄到下游一里多地的碼頭上，被人救起，蘇醒過來，歇了一會，他混身水濕的往回走，身上沒受一點傷，像做了場夢，又像經過了一個世紀，他無力的走回來。快到家門口，月光下